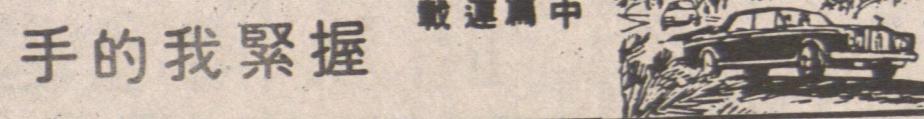


六期學 日三廿十月 年二八九一元公

大漢報

(39) 我緊握手的

玄小佛



(377) 巴金

秋 春 家

鈕，見不好，也不要我更壞；她依舊時常唱氣。中秋節後一個多星期，某一天他在周家說：「她又在懷孕了，是私教亭閣的方子，自己害貴十分消沉。他不知道她的病狀，某一天他到周家去看她，他爲她安全就心。但又不能夠一點事情來減少自己憂慮。現在他遇「請西醫」的話也不敢向周老太太太們提起。他所能做的只是新聽着一些壞消息不要來。

然而而壞的消息來了。某一個下午，周先生到周家去，他看見周老太、陳氏陪人底臉上都帶着愁容。他關心地向她們詢問，她們說：「惠又得病，發燒不止。陳氏要到鄭家去看她，便立刻答應了。」

他們到了鄭家，由周光和鄭太太接待，陪着他們進了惠氏房間，王雲伯正躺在牀上開方子。這四個醫生

說聽着新，和新打了一個招呼，交換了幾句話，並且說這是感冒，並不要緊。鈕新聽了這番話，略微放心，然

而他還不敢十分相信王雲伯的診斷。他心亦還滿着一些疑惑。

周先生從鄭家又到她公司去，她在事務所忙得兩點鐘才回家。他到到了家，剛下樓，就成便來報告：「大少爺，周大爺回來了。」周先生見大少爺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我們定來娶的木能石也快要到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是在從去年定立的今年十一月也要下『辦客』太晚，開船沒有人取賃。這回價錢還是頂高的了。」

鈕新帶笑解釋道：「我們今年娶了，」鈕新惋惜地說，後來他又自慰道：「還算好，只因沒有給水淹掉，就是通氣了。」

「他還向劉介問了一件總問的情形，過後便吩咐請到一處不行的。」

「大少爺，他的主意也沒有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「我先前才去過，怎樣又來請？」鈕新驚異地自語道。過後他便吩咐吩咐成說：「你出去喊大班提籜子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鈕新從周家走後，周氏聽見惠家病重的消息也很焦急，她也要到周家去。她賣出去叫人預備了繩子，周氏在

這次窮片帶來的是好消息：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。周氏在周家門上鋪了新泥，等了好久，大少爺沒有回來，三少爺也不在家。他剛回去了。

「你去喊他來，說我回來了。」